

# 救经济，避免不可逆的伤害

文/李伟

本来已在心理上有所预期，但实际的数字依然超出了笔者的想象。本月，BCI 以及一干指数出现了历史性的跌幅，这表明目前中国企业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它们急需外部环境的改善，不然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局面可能对企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 大跌的指数

首先我们来看 BCI，下滑了 18.9 个百分点，已经位于 40 以下的历史最低点。那么 BCI 的下滑是如何造成的呢？从数据上来看，主要是销售和利润指数暴跌导致，融资环境指数仅小幅下滑，库存前瞻指数则有上升。销售和利润的暴跌表明企业目前缺少业务，开工不足，没有运转起来，因此也就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融资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压力最大的。库存的改善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企业仅仅只是在销售已有的库存，没有进行新的生产，在这样的状况下，库存当然会改善。

成本端的表现也在笔者的预期之中，企业经营滑坡，无论是用工，还是总成本，指数表现下滑都是很正常的。价格端的指数要有所警惕，因为下跌的幅度非常大，假如这样的趋势维持一段时间，那么通缩就会越来越近。

另外需要关注的就是投资前瞻指数和招工前瞻指数。这两个指数过去长期表现不错，本月也是双双急剧下滑，目前都在 43 左右。这表明企业目前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扩大再生产的态度，转而进行收缩。假如企业维持这样的状况，那经济下滑就是自然的事情。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所引发的传染病悄然而至。一开始国人并未对此有过多的关注，但随着疫情的急剧扩大，全国上下也逐渐行动起来，开展了对传染病的“围追堵截”。为了防疫，各地普遍实行了大量的隔离措施，这导致大量企业无法正常的开展业务。换句话说，疫情和防疫给企业带来了双份的杀伤。为此，我们也在本月的问卷中加了四个有关疫情的问题，不出所料，问题的答案显示疫情和防疫对企业运营的打击是巨大的，大多数企业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现在迫切需要外部环境的改善。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受调查企业目前有 45%无法开工，49%也只是半开工。在造成开工难的原因中，疫情严重占了 40%，员工回归困难占了 33%，而员工回归可能和疫情以及防疫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大部分企业认为到 2 月底，公司产能都不能完全恢复，例如认为能恢复 0%~40%的有 32%，能恢复 40%~60%的有 29%，60%~80%的有 28%，剩余的 11%认为可以恢复到 80%~100%。换句话说，有 61%的企业认为到 2 月底，企业产能不会恢复至 6 成以上，这意味着巨大的浪费。

## 三种假设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假设与分析。我们知道，服务业受疫情的打击最重（很多城市的店铺都无法正常营业），工业和农业相对好些。我们也知道过 6 成的企业认为到 2 月底的产能恢复率不会超过 60%，我们就以此来做一个相对模糊的假设：2020 年第一季度农业和工业的产值会同比下滑 40%，服务业为同比下滑 60%。后面的时间经济恢复正常运转，不再受到疫情的影响。这样的话，第一季度三个产业的实际 GDP（2019 年不变价格）将分别为 0.53 万亿元人民币、4.91 万亿元人民币和 5.10 万亿元人民币。总体比去年同期下滑 51.7%，折合人民币 11.27 万亿元。

我们已经按照一定的假设计算出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可能出现的下滑数值，下面我们将循着这个思路下去继续探讨这对今年整个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下面我们有两种假设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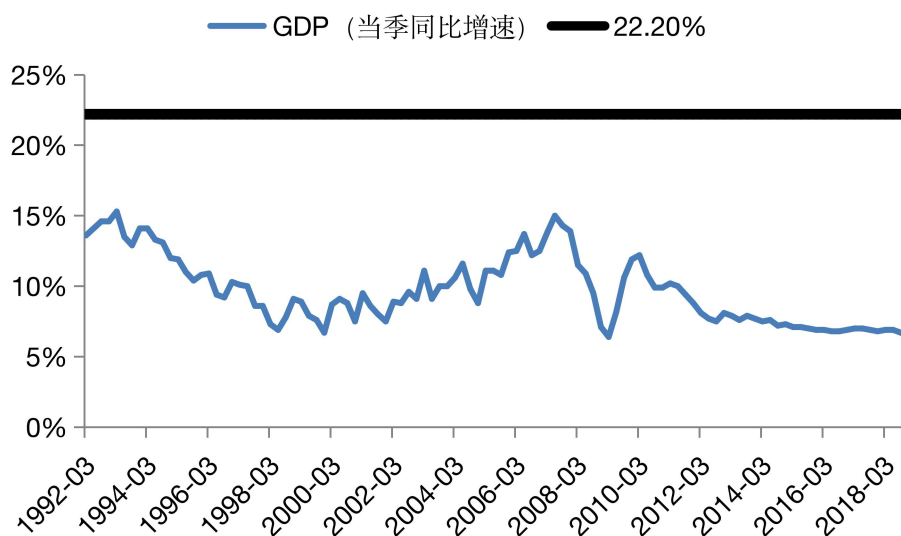
假设一：中国今年的 GDP 增速目标为 6%，而且不改变这个目标，那么后续三个季度我们需要多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假设二：今年二、三、四三个季度不受疫情的影响，但经济增速与去年一致，那么今年的 GDP 增速会是多少？

先来看第一个假设：去年全年的 GDP 以 2019 年不变价（也就是 2019 年现价）计算是 99.09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6%意味着今年的实际 GDP 以 2019 年不变价格计算应该为 105.03 万亿元人民币。前文已述，根据我们的假设，第一季度的 GDP 将损失 11.27 万亿元人民币。这 11.27 万亿元 GDP 的损失和一季度本该有的增长都需要后面三个季度来弥补。假如要达到 6%的全年增长目标，那么后面三个季度加起来的一共需要新增 17.22 万亿元以 2019 年不变价来计价的 GDP，也就是说需要后三季度同比增长 22.2%。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张图

图表 4



资料来源: Wind.

上图代表的是自 1992 年以来中国每个季度的 GDP 同比的真实增速, 很明显, 没有任何一个季度的数值能超过 22.2% 这个数值的, 而要按照之前的假设, 要在 2020 年实现 6% 的增长, 我们就必须在后面三个季度实现 22.2% 的增速。这个增速要么很难实现, 要么就要靠政策大规模刺激, 而这无疑又是后患无穷的一种做法。所以现在看来, 今年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的可能性会变大。

再来看第二种假设: 假如保持二、三、四季度 6% 的增长率不变, 那么今年 GDP 增速可能是多少。

和第一种假设相同, 第一季度中国损失了 11.27 万亿元的 GDP, 后面三个季度的 GDP 都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增长了 6%, 那么今年全年的 GDP 总额将为约 92.45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滑约 6.7%。对于习惯了高增长的国人来说, 这恐怕将不只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那么简单。

以上两个假设都是以季度为单位进行的, 现在疫情虽然依然严峻, 但缓解的曙光依然初现, 有些地区企业复工已开始逐渐推开, 根据 2 月 19 日来自发改委的消息: “从区域来看, 广东、江苏、上海等一些经济大省(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 50%……从行业看, 涉及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复工复产成效比较明显, 比如口罩最近几天的产能一直在 100% 以上, 2 月 17 日的产能利用率达到 110%……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比如返岗工人不足、交通物流不畅、产业链配套难等等问题, 有关方面也都在积极地想办法, 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难题。”

假如我们按照工作日, 将每个月的情况分别进行更细的估算, 那么将是什么情形呢? 首先, 2020 年 1 月、2 月和 3 月的工作日分别为 17 天、21 天和 22 天, 第三产业由于行业特性原

因，很多销售发生在周末，因此工作日按自然日进行统计。我们假设1月三个产业的开工率都是100%；2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开工率都是40%，第三产业是20%；3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再次回升至100%，第三产业是40%。后三季度经济将不再受疫情的影响。

在这些较为乐观的假设下，我们估计在2020年第一季度，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开工率都将在79%，第三产业的开工率将在54.1%。由此我们推算出第一季度的以2019年不变价来度量的GDP将达到14.05万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了35.6%。

这种状况要好于假设一和假设二，但依然是一种严峻的局面，假如要实现去年6%的增长目标，那么后面三个季度的GDP增速必须达到17.7%。假如后面三个季度依然只有6%的增长，那么全年的GDP增速将为负的3.2%。换句话说，GDP将出现小幅下滑。

## 优化隔离与促进企业复工

看完上文的假设与估算，我们已经知道，NCP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将来巨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善现有的一些政策，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防疫政策的性价比，二是助力经济增长。

首先，在隔离的问题上，我们可能存在优化的可能。在谈及隔离的问题上，业内人士都知道一个叫做R0的概念，其中文名字叫做基本传染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指的是在流行病学上，在没有外力介入，同时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的病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其中R0的数字愈大，代表流行病的控制愈难。

要控制传染病的流行，关键就是降低其R0。要降低R0，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有针对性的隔离，比如发现一个感染者之后，立刻追溯一段时间内与其有亲密接触者，然后立刻予以隔离。我们现在实行的大面积封锁和人员流动限制，代价相当大。假如在湖北有些地方还无法达到针对性隔离诊断所有疑似患者、隔离治疗所有确诊病人，尚未隔离的病人依旧会将病毒传染给家属和密集居住小区里邻居。

其次，在疫情有效控制的基础上，要创造条件让企业复工。现在企业除了租金、贷款、人工等一系列成本要承担，最关键的就是不能开工做生意，这方面小微企业受到的影响就很大。

现在关键的就是让企业有事可做，开门做生意，只有这样，它们才会有足够的收入去支付房租和人工等成本。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市场的孩子，只要给它们呼吸的空间，它们自然会自求活路的，要充分依靠它们的这种求生本能。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当地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武汉这方面的步伐可能就要慢点，但上海可以快点。

这里要说一句，对企业来说一般有两种问题，一是一般的经营损伤，比如非核心人员流失、物流暂时受阻等等，这些问题修复起来比较容易，企业也不太害怕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种问题是重大的经营损伤，比如目前的局面，假如闭店时间过长、生产长时间不能开展等等，那么企业就可能深陷流动性危机，面临倒闭的风险，这时候再想挽救企业可能就比较难了。现在笔者非常担忧我们会出现后一种状况，尤其是在小微企业中。

另外一点就是可以考虑向小微企业定向增加一些融资。小微企业规模小，但在就业市场上却占了大头，因此帮助这些企业就是帮助就业。既往的经验表明，即使政府放水，钱也很难流到小微企业手中去，也就是说金融的最后一公里是阻断的。那么这次我们能否创新一下？让一些新的机构参与进来，用一些新的手法来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哪怕不良率稍有上升，这也是很值得尝试的事情。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多目标，防疫是当前公共政策的重中之重，但维系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营既能稳民心也能为防疫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多目标中寻求平衡是现代政府的职责。我们有能力打败瘟疫，我们也有能力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营。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